

楔子 是誰開了那扇門

連續的響聲自手機裡發出，女孩站在桌邊，僵硬的瞪著桌上反蓋著的手機，以往手機從不離手的她，曾幾何時竟有連拿都不敢拿起的恐懼。

叮、叮、叮……聲音依舊接連不斷響起，同時有幾十封訊息不停地湧入。

「不要……不要再響了！」她抱著頭掩起耳，慌亂的想找地方躲藏。

身在八坪大的套房裡，舉目望去一目瞭然，她能躲去哪裡？

「為什麼要這樣對我——」她痛苦地跪在地上，尖聲嘶吼著，「這不公平！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！」

叮叮叮，手機訊息仍舊沒有放過她，她噙淚看著響個不停的手機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從剛剛訊息就多到爆炸……是那張照片發出去了嗎？還是影片？

她咬牙抓過手機，沒有勇氣看正面，而是用力先將聲量關掉，隨意一瞥，略微看到了白底紅字的提醒，有十幾通未接來電。

這種時代，若非有急事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會打電話……她抖著將手機重新放回桌上，圓睜的雙眼裡，淚水撲簌簌落下。

照片一定流出去了！

「為什麼！到底是誰！」她發狂的尖叫。

滴——身後的音響驀地傳來輕響，女孩驚恐的抬頭，聽見熟悉的音樂從電腦裡傳出，她戰戰兢兢回首，看著自己的筆電螢幕亮起，音樂也自動播放……

但為什麼是這首歌？

半站起身，明明關機的筆電竟自動打開，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操控她的電腦，她親眼看著瀏覽器開啟、郵件調出，然後收進了一封陌生郵件，接著點開後……裡面是大量的照片以投影片模式定秒播放著。

是那些照片！

「住手！住手啊！」她痛苦的仰天痛哭，往筆電那兒衝去，慌亂的她連滑鼠都握不住，一陣亂滑好不容易才把頁面關掉。

噤……陽台上的門緩緩朝左右兩邊拉開，久未上油的輪軸發出刺耳聲響——

女孩呆站在原地，她不知道該想什麼、能想什麼，淚水模糊了她的視線，她只能看著門敞開到一人寬的大小，然後家裡的燈突然間彷彿裝了自動調節系統一般，慢慢的轉暗……再轉暗……

最後，只剩下筆電裡的光。

回首看向筆電，她剛才關上的視窗又自動跳了出來，一張張不堪入目的照片以全螢幕模式重複播放。

對方不會放過她的……她早該知道。

驀地，鏗鏘聲傳來，金屬物品憑空掉落在她陽台外的地磚上，那清脆的聲響令她打了個寒顫。

緊繃著身子，她緩步往前，儘管舉步維艱、儘管她應該現在奪門而出才對，但她還是朝前走了過去，因為她想知道落在她陽台上的東西是什麼？

一把雪白的鑰匙。

她離跨出陽台剩下兩步的距離，看著地板上那把鑰匙，再抬頭時，眼前所見居然不再是自己的陽台——沒有吊衣繩與飄動的衣物，而是曾經那扇再熟悉不過的圖書館閱覽室門板，B106 的牌子清晰的出現眼前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！」女孩崩潰了，趴跪在地上哭得泣不成聲，「我沒有想過會這麼嚴重，我不知道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，我不知道……」

除了刮進來的風之外，沒有任何聲音回應她，筆電裡的照片持續輪番播放，眼前的門未曾消失，桌上的手機不停閃爍，訊息從未間斷。

「要怎樣才——」她哀求著，門外卻突然傳來拍門聲。

砰砰砰……她倉皇回首，為什麼有人找到她家來了？

心慌的站起身，她看著閱覽室的門、地上的鑰匙，搖著頭道：「我不要，我寧願面對這一切！」

開口喊著的同時，女孩扭頭直往門口跑去。

只是才一回頭，不該出現的人就站在她身後，那是張綻裂扭曲的臉，她的雙眼恰巧對上撕扯開的頸子，還來不及說話，就被一把推了出去。

踉蹌向後，她狼狽的摔進了陽台。

女孩連叫都叫不出聲，只是恐懼的向後退著，眼睜睜看著那連臉皮都剝落的人直抵她的鼻尖，用染滿鮮血、斷指露骨的手拾起雪白的鑰匙，再扯過她的手。

「呀——」如寒冰般的手握住她的手腕，不容她退縮。

「妳沒有選擇的權利。」對方的聲音低沉幽遠，瞪著她的眼神裡是滿滿的恨意，接著便把鑰匙摺進她的手掌心裡。「因為妳已經選擇過了。」

八年前，她就已經選擇打開了那扇門……

## 第一章 劍拔弩張的聚會

盲人杖在地上滑動著，女孩熟練的走在月台邊，猶豫著要搭哪節車廂，身後尾隨著兩個戰戰兢兢的男孩，就怕她一不小心卡到月台間隙裡。

站務人員站得老遠，目露憂心，那盲人女孩一進站就被人以無線電通知，可她身後兩個男孩激動的擺手加搖頭，就是叫他不要靠近，旁邊那個牛仔外套的男孩甚至胸前還掛了一塊牌子，寫著「她不需要幫助，千萬不要過來」的字樣。

真的嗎？一路上已有好幾位站務人員朝著男孩們使眼色，就見他們一邊點頭如搗蒜，一邊揮手叫他們走遠些。

但是沒人敢走遠，只靜靜觀察著女孩，她倒是走得相當穩當，毫無阻礙。

「哎呀，」閻蘿放慢腳步，看著一節節車廂，「哪個最值錢呢？」

妳又不推銷，不必管哪個車廂最值錢吧？時忤在心裡咕囔著，卻沒敢說出聲，事實上他跟初一兩個人都距離閻蘿有兩公尺以上，就怕被她發現。

閻蘿今天要參加國中同學會，復健完畢的她，雙腿不但已恢復肌力，甚至也開始重新接受武術鍛鍊了，她瞎掉的雙眼能看到另一片世界，讓她可以隱約看清「周遭」，加上盲人杖使用順手，相當於正常人的八成，並不太需要擔心。

至少「交換當舖」裡從上到下都沒人擔心，但他們兩個沒辦法啊，根本擔憂到坐立難安。

因為她的「慧眼」看出去的世界不是百分百就算了，還分偶爾看得見、偶爾看不見，人影是模模糊糊的光影，物品亦然，就算看得見，不是輪廓線就是超值錢的迸發光芒，這一樣等於看不清啊，勉強算半盲，這樣還不危險嗎？

所以他們總是默默跟隨守護，畢竟閻蘿的失明，是為了救他們。

「嗯……」閻蘿看準了中意的車廂，即刻步入。

車門即將關閉，兩個男孩趕緊從另一扇門進入同一節車廂，仍舊遠遠的關注著她。他們現在是大四生，曾與閻蘿同一所大學，算是不打不相識，在之前一次意外中，她為了救他們導致雙眼失明，兩人背負著愧疚，所以自願擔起保護她的工作。閻蘿雖然眼盲，但眉清目秀，是冷傲美人系，有著一頭烏黑長髮，雖說之前意外時損了臉蛋，但經過整型手術後，現在只剩下淡淡的疤。

她的家族非常特殊，是在開當舖的，而且代代傳女不傳男，閻蘿正是下一任的當舖繼承人……原本的下一任。

聽起來很屌，連當舖都有繼承人，那是因為她家的當舖並不一般，「交換當舖」什麼東西都能當，不管有形物或無形物，只要有價值的通通都能典當！

現任當家是閻蘿的姑姑，總是一身仿古旗袍，別具風情，行事大膽凌厲，是個讓當舖業務無限擴大的商業奇才。

而閻蘿有著與生俱來的「慧眼」，可以看出物品隱藏的價值，眼力精準無比，失明之後，原以為這一切都將消失，但「慧眼」之所以為「慧眼」，果然不同凡響——失明後她逐漸看見奇怪的影像，甚至偶爾還可以看見每樣人事物的價值，每件事物都是不同顏色，現階段她還在摸索其代表的意義，或許模糊、或許只有輪廓，但至少她還是算「看得見」。

穿著牛仔外套的時忤隔著距離注視著閻蘿，運動類型的他動作反應敏捷，個性相對也外放衝動些；戴著眼鏡的初一則顯得較秀氣，個性細心謹慎也相當聰穎，一進車廂便先觀察四周，見閻蘿已握住桿子站立，附近的乘客也因為瞧見她失明欲讓位卻被拒絕，其他人則盡量讓出一個空間，這讓初一欣慰許多。

閻蘿勾著銀桿環顧車廂，失明的她雙眼是徹頭徹尾的白色，看起來活像在拍恐怖片，為了減少大眾的心理陰影面積，她在八風哥哥的勸說下戴上了墨鏡。

「喂。」時忤皺眉，發現在閻蘿身後的中二屁孩蠢蠢欲動。

總是這樣，看見她那根拐杖，最不缺的就是想整她的人，而這些人的心態竟都是「想試試」她是不是真的盲人。

一票看上去國中生模樣的小團體，他們在竊笑中移動到閻蘿身邊，這讓初一緊繃起神經，他與時忤分成左右兩路，小心的往前，就算今天他們不認識閻蘿，也不能接受這樣欺負盲胞的事！

一個男孩裝做若無其事的伸長腳，朝閻蘿隨意握在手邊的拐杖下卡住，握著桿子的她自然不需要拐杖支援，拐杖正貼近身子，與地面呈九十度的立穩。

接著另一個女孩刻意站到閻蘿左前方，她背著一個大背包，擺明就是要擋她的路，幾個學生暗自嘻笑，時忤握緊拳頭，不爽的就要上前，初一覺得還可以再觀察一下，使眼色要他冷靜一點。

就在這時候，握著桿子的閻蘿突然回眸一瞥。

咦！初一和時忤瞬間嚇得背向閻蘿，假裝看別的地方，希望自己隱形，他們只是普通乘客，普通到隱形好嗎。

他們是偷偷跟著閻蘿出來的，不擅與人交際的她居然要參加同學會，這已經可以列入世界十大奇蹟之一了，加上失明後她根本沒去過遠方，這怎能叫人放心呢？偏偏閻蘿超討厭他們跟著，而且也還在不爽他們，所以還是不要明目張膽的出現比較好，閻蘿還在氣頭上咧！

她該不會看見他們了吧？她之前說過人都只看得見顏色的光芒，沒有五官啊。車廂廣播出抵達地點，是閻蘿要下車的站了。初一不安的回身偷看，那些中二屁孩已經把腳尖抵在閻蘿的拐杖下，女孩也紋風不動的站著，眼尾都偷瞄著她。一旁座位上的阿姨突然皺眉，像是發現了，正準備張口——車子一停，閻蘿舉起拐杖又狠又準的往男孩腳尖戳下去，男孩痛得失聲大叫，抱住痛腳的他撞上了就在旁邊的擋路女孩，女孩直覺向後踉蹌，可才退後一步就感到身後有人抵住了她。

「都幾歲了，一點價值都沒有，也太糟糕了！」閻蘿抵著她的大背包，順利的從她身後繞過，「加油好嗎？」

正巧開啟的門外是早就待命的站務人員，閻蘿鬆手的瞬間突然反抓住女孩的背包，將她整個人向地面扯，同步往前時拐杖靈巧換手，直接橫掃向抱腿男孩的側腰。

「呃啊！」誰都措手不及，男孩被拐杖末端刺中腰脊，疼得立刻蹲下，而後方的女孩早已經摔得四腳朝天。

「啊，對不起喔。」閻蘿溫和的笑笑，拐杖從容的朝前方點去。

站務人員趕忙上前，準備開口時，突然看向閻蘿身後衝來的男孩們，一臉慌張不說，其中一個身上還掛了……牌子？

「下車了你們。」閻蘿驀地回首嚷道，穩當的避開月台間隙，踏上了月台。

這麼爛的跟蹤技術還敢跟？

唉唷！初一尷尬的掌心擊額，拉拽著時忤趕緊奔出車廂，接著禮貌的向站務人員行禮，身後的門緩緩關上之際，耳邊還能見摔在地上的那個女孩咆哮著髒話。

閻蘿一扭頭，準確的朝著出口的方向轉去。

怎麼辦啦！兩個男孩互相推著彼此，什麼祕密跟著？還不是被發現了？

「呃，閻蘿，」時忤立刻故作輕快的跑到她左手邊，「我跟初一只是剛好……」

「我還不想跟你們說話。」閻蘿直直往前走，路人都會自動閃避，「你們沒有跟出來的必要，我只是要去同學會，你們不要打擾我。」

「沒有要打擾妳，就是……擔心。」初一話說得婉轉，「我們本來沒有要讓妳知道的……」

「哼。」閻蘿鼻孔哼氣，冷哼一聲。

初一話梗在喉頭，無奈的朝身邊的好友眼神示意——快救援啊！閻蘿也氣太久了吧？

「唉唷，閻蘿，妳別這樣，大家不過是太緊張妳了，八風哥說妳復健後還沒去過遠的地方，視力方面誰都不知道妳看得到什麼，很危險耶。」時忤轉了轉眼珠子，「那個閻姑姑說啊——」

「少拿姑姑壓我。」閻蘿徑直踏上電扶梯，「剛剛你已經看到了，我應付小事綽綽有餘。」

男孩們緊跟在她身後，併排站著，結果沒兩秒就被後頭的借過聲打擾，時忤沒好氣的回頭，迎視著身後不耐煩的人們。

「電扶梯兩邊都可以站，沒規定只能站右邊，還有聽到廣播沒有？請勿奔跑或行走，你借什麼過啊？」他雙手叉腰，索性完全擋住，「急的話走樓梯啊，大哥。」

「喂，人家趕時間你擋什麼路？」後面的女孩不爽的嚷嚷了，「左邊通道本來就是留給趕時間的人啊！」

「錯誤資訊，都宣導幾百年了，腦子請跟著時代進步好嗎。」初一冷冷的回頭瞥了眼，他對於命令式口吻總會自動啟動反骨機制。

更何況，時忤在這點上理站得直。

後面的人還想嚷嚷，可電扶梯不長，一下就到了，時忤聳肩離開，他不可能對正確的事道歉或讓步，挺朋友第一，初一自然也呈現備戰狀態，對方要挑釁的話，他也絕不會讓時忤孤軍奮戰。

「給別人方便很難嗎？自私自利！」左邊通道上來的人氣急敗壞，「都已經趕時間了還遇到瘋子！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喂，你們兩個。」閻蘿在五步之遙回首，「幹麼跟連準時都做不到的人吵架？時間要浪費在寶貴的事物上好嗎！」

嗯？初一微斂了神色，換句話說，閻蘿覺得這幾個人毫無價值嗎？

對方原本氣得要大吵，但正首一看發現閻蘿是盲人，怒氣值瞬間降低，如果他們真的對閻蘿咆哮，就顯得自己太沒品、有欺負弱小的意味兒了。

事情莫名其妙結束，一直說趕時間卻還有空停下來吵架的人匆匆離開地鐵，閻蘿倒也沒停留，同樣往外走去。

呼，時忤吁了口氣，悄聲往初一身邊附耳，「盲人好像有光環耶。」

「弱勢光環，你想要嗎？」他挑了挑眉。

時忤飛快搖頭，「我要有事怎麼保護閻蘿？」

初一嘴角的笑容略僵，別過頭時蹙了眉，時忤這傢伙很愛開口閉口都說要保護閻蘿、守護閻蘿，弄得好像全世界只有他有能力保護她似的。

聽得實在有點煩。

「別煩我。」快到目的地時，閻蘿朝後面撂了話，左轉進入餐廳。

兩個大男孩站在餐廳門口，閻蘿的國中同學會辦在西餐廳，看起來非常熱鬧，幸好出門前大當家有給他們「公差預算」，不然他們兩個打死都不會來這裡吃……喔喔，看看這菜單，起跳三百塊耶！

「你說閻蘿為什麼要參加同學會啊？」時忤實在對這點百思不解，「她現在的狀

況都跟以前不同了啊。」

一般的人出了如此重大的意外後，並不會想出現在故人面前吧？

「我好奇的是，以她那種耿直的個性，國中時人緣會好嗎？」初一眉頭深鎖，憂心的是這個，「從沒聽她提起什麼好朋友之類的，參加同學會的意義是？」

兩個男孩完全想不出答案，只能對視聳肩，一同進入餐廳裡，刻意選了同層樓的僻靜角落，遠遠守候著閻蘿——不只身為同學，還身為「交換當舖」的一分子，保護下任當家是職責所在嘛。

閻蘿的出現果然讓歡樂的現場氣氛凝結，誰都沒想到當年那個冷傲惹人厭的女孩，眼睛居然瞎了！

「閻蘿，妳怎麼會這樣？」

「出什麼事了？天哪……」

女孩們包圍著她，看著那出落得更漂亮的容貌，現在卻成了個盲人，而且近看還可以發現臉上有些傷疤；男孩們詫異之餘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只是主動挪了位子，主辦還去找店員商討給閻蘿一個較舒適的位子。

「沒辦法，就碰上一場爆炸，啊……」她向左後回首，「那個唐芷娜，我正常位子就可以了，沒問題的。」

唐芷娜愣了住，她錯愕的看向其他同學，為什麼閻蘿知道是她在跟服務人員溝通？她不是看不見嗎？

「閻蘿，」吳米月伸手在她眼前揮了揮，「妳是看得見還是？」

「聽得到啊，唐芷娜的聲音我怎麼會不認得？」閻蘿自然的笑著，看著眼前好奇的女孩。

好幾個同學倒是清晰，眼前的吳米月比當年高了不少，也瘦了不少；唐芷娜看過去至少一百七十五公分，以前她的願望就是當模特兒，看來說不定真的已經在追逐夢想了。

如今所有的一切在閻蘿的眼裡，都如同是「燈管世界」。

舉凡物品都清楚的呈現，不過他們是以發亮的燈管線條圍繞而成，不同的顏色、不同的亮度，代表著其價值。過去她的慧眼本就能斷定物品的真實價值，而物品的價值幾乎都是固定的，所以一切清楚可辨。

人的話就複雜多了，她的「慧眼視力」還沒恢復完全，有的人甚至只是一團黑影，各色各樣均有，也像極了現實生活中的人；每個人都只是個輪廓，有清楚的、有模糊的，模糊者居多，五官都不會太清晰，何況還有顏色……各種顏色代表的意義，與她是明眼人時截然不同。

沒有依憑，她也不知道到底各種顏色所代表的價值各是多少，但是——她倒是很確定剛剛在地鐵上那兩個意圖整她的學生，幾乎沒有價值。

眼盲心不盲，她要當那個瞎眼的明眼人。

「那……妳坐這邊好了。」有個溫柔和煦的聲音傳來，「這裡靠牆，會不會比較少干擾？」

閻蘿聽著聲音來源，一點鐘方向，距離兩公尺，微微一笑，「這音質沒變，是毛

紫如吧？」

「咦咦？」同學們一陣驚呼，這也太厲害了，根本每說必中。

「不是說了，失去一個感官的人，其他感官會更加靈敏嗎，看來是真的耶。」

「閻蘿閻蘿，那妳記得我是誰嗎？」

看著一票人七嘴八舌的圍著她，遠方角落的兩個男孩真是為其他人捏一把冷汗，閻蘿不喜歡這種過分熱絡的場景啊……不過，她看來是有備而來，畢竟自己的出現，原本就會引起這樣的騷動，所以始終保持著微笑應對。

只是接著走進來的另一位女孩，卻讓重新熱鬧的氣氛再次凝滯。

時忤首先看見的是那雙逆天長腿，在紅色迷你裙之下，踩著雪白的高跟鞋，不算纖瘦但是相當健美，而且身材爆炸好，臀部渾圓又翹，裹在皮革迷你裙裡，誰看了都會目不轉睛。

光是背面，就讓初一跟時忤眼睛為之一亮了。

「希望不是背殺。」初一很認真的低語。

包圍著閻蘿的同學們紛紛看向走進來的女孩，眾人難掩詫異，更多的是一種狐疑與不解。

「是這裡吧？」女孩的聲音中性偏低，「國中同學會？」

男同學們明顯快速站起，他們怎麼不知道，以前班上有這麼正的同學？

女孩面對一票發愣的同學，眨了眨眼，潛意識回頭看向時忤他們的方向，那兒是空的，沒幾桌人啊。

就這麼驚鴻一瞥，兩個男孩連閃躲都懶得閃。

「超正！」時忤忍不住抓住初一的手，「你剛有看到嗎？」

「有。」初一點頭如搗蒜，胸部好大啊！

女孩穿著黑色緊身圓領上衣，豐滿的胸部若隱若現，纖腰俏臀大長腿，加上一頭色澤亮麗的玫瑰紅長捲髮，明眸大眼一抹紅唇，五官極其立體，非豔麗也不是清秀，獨有一番風格的美麗。

「妳是？」唐芷娜上前，她打量了好幾遍，就是看不出來這是誰。

「沈海嵐啊。」女孩嫣然一笑，「你們怎麼了？認不得我了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現場倒抽一口氣，「怎麼可能！」

沈海嵐？連閻蘿都有點反應不及，她記得的這個人，體型應該要比現在再大一號才對，不是很胖但絕對沒這麼瘦，而她眼前的沈海嵐是團實打實的黑影，整個體態堪稱窈窕，過去的她一餐基本吃兩個便當，明明是圓圓的很可愛那型啊！

沒有五官，閻蘿不知道她的變化，但從這驚呼聲與騷動聽起來，應該相當驚人。

「怎麼可能？那個沈海嵐？」四周傳來大家的竊竊私語，「她有這麼漂亮？」

「太扯了吧？她不是……很貪吃又宅宅的嗎？」

唐芷娜傻在原地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再一次細看對方的五官，「是啊，是沈海嵐，天哪，妳瘦好多喔！」

「也還好，不過十公斤。」她聳了肩，目光停在了正前方的閻蘿身上，「咦，這是？」

「她是閻蘿。」吳米月趕緊上前，朝沈海嵐使眼色，讓她不要太驚訝，「因為一場意外，閻蘿現在看不見了。」

沈海嵐走近了閻蘿，跟鞋聲喀喀作響，閻蘿順著聲音回身，劃上微笑，「好久不見了，沈海嵐，看來我們變化都很大呢！」

沈海嵐比閻蘿還高，詫異的看著她的墨鏡與拐杖，「妳怎麼會變成這樣？」

哎呀，其他同學擠眉弄眼的，怎麼這麼說話啦！

「沒辦法，人生很難說的。」閻蘿不以為意的聳了聳肩。

「好了好了，大家先坐吧，別一直站著。」活潑的錢秀順嚷嚷。

唐芷娜趕緊上前安排座位，沈海嵐原本被安排在邊緣人桌，但瞧她這麼豔光四射的，男生那邊早就自動挪好了位子，表示歡迎入座。

「這邊，沈海嵐！」班上出手闊綽，外號叫少爺的男生可直接的很，「我旁邊就一個空位。」

「喂，沒義氣，那不是成實的位子嗎？」少爺旁邊的吳柳嘖了一聲。

「誰叫他遲到！五毛，你過去些。」少爺擠滿微笑，沈海嵐倒也大方，逕直走了過去。

「你們也太明顯了吧？要不要這麼誇張！」聲音永遠嬌滴滴的梅姬連笑起來都讓人覺得一陣酥麻。

同時毛紫如走到閻蘿身邊，小聲的說話，將她的手抓放到自己手肘上，專業的牽著她往剛安排好的座位去。

聚會的來人總是三三兩兩，差不多抵達八成後，唐芷娜就開始安排上菜了，她過去就是班上女王型的人物，這次同學會也是她主辦，吳米月、錢秀順跟梅姬協辦，畢業多年，看來她們感情還是很好的。

話題幾乎都圍繞在同一人身上，閻蘿的傷大家不敢說也不知道怎麼問，只能把焦點放在沈海嵐——女孩們問她怎麼減肥的，或是怎麼化妝，男孩們全看傻了眼，直說以前不知道她這麼正。

「當然，你以前還欺負我呢。」沈海嵐倒不避諱，「我記得你在我餐盤裡倒可樂，還說那樣比較像豬吃的。」

巧笑倩兮，沈海嵐笑著說出刺人的話語。

一瞬間氣氛尷尬，綽號五毛的吳柳笑不太出來，但也相當坦然，「那時我就中二，對不起。」

「我也欺負過妳，我在這裡也道歉。」少爺趕緊認錯，「那時大家應該都覺得妳胖胖呆呆的吧？」

好幾個女生低下頭，笑得有點勉強。

「如果今天我還是那個樣子，我應該一進門就被嘲笑到現在了吧？」沈海嵐斂起了笑容，媚眼流轉，不客氣的掃視著眼前所有人——包含別桌的同學。

哇，真美！

閻蘿可瞧見了，她在生氣，身上散發著橘色如火燄般的光輝，令人驚訝的是，她的怒氣到了值錢的地步。



「別說那些不愉快的了，當時大家年紀都小，國中生根本就沒腦，現在大家長大了，並不會再這樣待人。」唐芷娜走近打著圓場，「久沒見面，大家相聚就是敘舊，過去不愉快的事都忘了好嗎？」

過去不愉快的事，都忘了好嗎？

「呵……呵呵……」沈海嵐忍不住笑了起來，笑得既狂妄又諷刺，所有人幾乎都要得尷尬癌了，「哈哈，哈哈，忘了？怎麼忘！」

「沈海嵐，」唐芷娜瞬間冷下臉，趨前低語，「如果妳要一個道歉，我——」

「我們一年半前見過妳記得嗎？」啪的一聲，沈海嵐倏地反手抓住唐芷娜的上臂，硬扯了她近身，「在往G縣的火車上。」

唐芷娜被這麼一拽扯，完全嚇到，男同學們即刻站起，這氛圍像是要打架似的啊！

「火車上？」唐芷娜顯得困惑，「我不知道……有嗎？妳當時有叫住我？」

沈海嵐勾起了微笑，今天一抹紅唇的她笑起來格外好看，但此時此刻，卻是讓唐芷娜覺得渾身不舒服。

「你們當初欺負我並不是因為我愛吃或是邊緣吧？」沈海嵐扣緊她的手臂，指甲甚至嵌了進去，「現在在場的人中，沒有人記得嗎？」

這是什麼狀況啊？咬著麵包的時件完全一頭霧水，這同學會還沒開始，就快變吵架大會了。

閻蘿伸手朝前摸索著，剛剛明明有上一籃麵包的啊，在哪在哪……有人把籃子舉起，貼心的觸及她的手掌心。

「謝謝。」她開心的拿過麵包，轉向其他同學，「當初有發生過什麼事嗎？」

呃……這長桌的同學們面面相覷，當年的事鬧得其實還滿大的，但是她們沒牽涉其中不太清楚，而閻蘿……她一直都不太在意班上的事。

「沈海嵐，」吳米月焦急地走上前，試圖扳開她的手，「妳別這樣，場面不好看。」

「我在乎嗎？」她使勁甩開了唐芷娜，對方踉蹌的向後倒在其他男同學身上。「當初誰在乎過我？我現在又需要在乎誰？」

沈海嵐根本是有備而來的，她完全不像是來參加同學會。

「喂，沈海嵐！做人不要太過分，妳到底是來幹麼的？」錢秀順向來就是出頭鳥，

「以前的事都過了，妳硬要跟自己過不去這樣好嗎？」

「是你們跟我過不去吧？當年的事每個人都想忘掉嗎？」沈海嵐高傲的昂起頭，

「休想！」

啪！閻蘿那張桌子突然傳來擊桌聲，嚇得她差點滑掉麵包，擊桌使桌上的杯盤鏗鏘作響，一個帶有淺綠色光芒輪廓的女孩站了起來。

「妳有完沒完啊！當年的事妳自己心知肚明，明明就是下賤的婊子，還敢在這邊說話？」

喔喔，閻蘿瞠目結舌的看著長桌正對面的女孩，到底是誰說她講話難聽的啊，這種人身攻擊的話她很少說的好嗎！

「小順，」吳米月焦急的搖頭，「妳不要火上加油！」

「等等等等，這樣好亂。」閻蘿受不了了，直接打斷，「有沒有誰能前情提要一

下？我聽不懂啊！」

「妳來插什麼嘴？妳什麼時候管過班上的事了？」錢秀順直指閻蘿，說話毫不客氣，「妳連班上同學的名字都叫不出來吧？」

「那是因為你們不值得關心啊。」閻蘿說得理所當然，「每個人都在為無聊的事情汲汲營營，衣服、男生、外貌，不然就是八卦跟霸凌兼玩小圈圈，我很忙的耶。」遠處角落裡的兩個男孩，聞言深深嘆了口氣，不愧是閻蘿，原來從國中就是這樣了——說話永遠直接的毫不修飾，一刀捅心窩般的誠實。

「是啊，不值得，所以妳怎麼可能會知道當年的事。」沈海嵐冷冷的看著閻蘿，「連伸出援手都嫌麻煩不是嗎？」

感受到明顯的敵意，閻蘿扔下麵包，撐著桌緣站起，迎視著來者不善的同學。

「妳覺得別人天生應該就要幫助妳嗎？這是我的義務還是責任？」

隔著墨鏡，即使大家明知道閻蘿看不見，卻還是可以深刻感受到，這兩個女人在互瞪。

「妳是應該，只要妳當年——」沈海嵐話突然哽住，旋即搖搖頭，「現在說什麼都已經晚了，但是不要以為你們的所作所為我會就此放過！」

「搞什麼啊？」有男生不爽了，覺得被搞得心浮氣躁的。

「欺負我的人都必須付出代價。」沈海嵐冷傲的掃視著同學們，「希望你們好好回想當年曾經做過什麼。」

語畢，沈海嵐扭身就往餐廳外走，全場徒留一片驚愕。

「站住！妳什麼意思？妳想做什麼？」吳米月衝了上去。

只見沈海嵐回眸，一笑百媚生，「出來混，總是要還的。」

現在，該還了。

## 第二章 求救無門的報應

久違的同學會，唐芷娜原本想的是歡樂重聚，當然重點還要讓大家看見，變得更美更多采多姿的她；大部分的人都會這麼想，多年未見，國中的青澀早不復在，大家的變化都不小，遺憾的是菜都還沒上，沈海嵐就已經讓大家食不下嚥了。

「所以到底是怎麼了？」

閻蘿自然吃得津津有味，瞧她熟練的捲著義大利麵，江之卉眨著眼看得驚愕，真心看不出來她眼盲，除了偶爾的摸索外，其實閻蘿動作堪稱順暢啊！

「我記得挺糟糕的，但我當時並不想知道太多。」江之卉壓低聲音，「畢竟不是我們這一票的事。」

我們這一票。

閻蘿就是討厭這種分組分票的，令人厭煩！但在青少年時期好像一定會如此，她能理解志同道合的同學們，但各組敵視或互說八卦及碎嘴她就覺得極其無趣了，況且那時她正傾全力學習當鋪事務，當鋪裡的哥哥們也陸續發生事情，她根本沒有心思將時間放在無聊的同儕問題上。

正因為如此，除了上課外，她跟其他同學交集甚少，錢秀順問得沒錯，她叫得出全班名字嗎？

畢業這些年，從來沒跟誰聯繫過啊。

但大家彼此之間真的有聯繫嗎？還是社群上掛著「朋友」類別，看得見對方動態，系統自動通知才祝賀對方生日外樂，這樣……就是朋友了？

她現在被移到比較角落的位子，剛剛那一桌氣氛變得很糟，還是錢秀順主動請她换位子的，那邊一片愁雲慘霧，看來沈海嵐講得應該就是唐芷娜那幾個吧？

體貼的毛紫如將她帶過來這一桌，她記得毛紫如屬不沾鍋類型，人向來溫和，但跟她這種白目不同，她是誰都好，也都不得罪；至於江之卉三年都沒交集，但每次考試第一名都是她，這名字很難不記住。

「我有聽過一些風聲，但也是刻意選擇不理睬，雖然很好奇，不過……」毛紫如吃東西的速度慢了下來，「總覺得如果去問或是分享，就好像是幫凶似的。」

說話都來自對面跟右手邊，左手邊異常安靜，可閻蘿確定是有坐人的。

「所以這邊是誰？」她轉向左邊，「剛剛錢秀順也說了，我都不記得班上的人，我也不想裝，那麼請問？」

臉上有著雀斑的女孩一愣，尷尬的笑笑，「我是李原如啦。」

「我是飛飛。」另一個聲音倒是很酷，口吻像極了男生。

「飛飛？」閻蘿聞言一喜，「妳還是跟以前一樣帥氣嗎？我記得好多女生喜歡妳耶！」

飛飛，在國中時就是極短髮的中性打扮，五官陽剛又眉清目秀，還真的常收到情書，個性也很直。

「當然，我有女朋友了。」飛飛正切著豬排，「我剛是在想當時的事件，聽起來有點誇張，那時候被刻意鬧得很大……喂，妳知道的吧？」她說時，手肘也朝身邊的李原如輕撞。

「啊……」李原如滿是心虛，滑掉了手上的叉子，在瓷盤上發出鏗鏘聲。「別嚇我！」

這聲音引起大家注意，不過也只是幾秒的事，但李原如卻不安的越過飛飛，朝更前面的桌子看去，與吳米月四目相交。

哎！她趕緊轉回來，緊蹙眉頭代表了不安。

「我已經刪掉了。」她囁嚅的說：「那是很……可怕的事。」

李原如果然知道！閻蘿更加感興趣了，趕緊伸長頸子，「我這輩子還沒這麼好奇過，但是……我覺得沈海嵐剛剛好認真，誰知道她會不會做出什麼事？」

「不關我的事啊，我只是看看而已。」李原如很緊張，「我跟她……我以前沒欺負過她吧？」

「因為不同掛啊，但也沒幫她就是了。」江之卉托著腮，「我一點都不想扯進他們的事，不過妳到底是看了什麼？」

只見李原如深呼吸，雙眼瞪著眼前的燉飯，開始覺得消化不良。

「這有什麼好猶豫的？我記得是裸照什麼的吧？」飛飛直接翻出記憶，「他們到處散播打馬賽克的照片，說沈海嵐是蕩婦婊子之類的，問題是那時大家都這樣罵不順眼的人啊。」

「女生好像特別喜歡用這種詞傷害同性，果真是同性相斥。」閻蘿自在的捲著麵，「還喜歡圍繞在性上面。」

「我也這麼覺得。」飛飛認真的點頭，「喜歡用那些原本就帶貶抑意義的詞，助紂為虐。」

「打馬就不準了吧，很容易造成遐想空間，如果吃個熱狗，打上馬賽克就變邪惡了。」江之卉一臉不以為然，「我也記得這個傳聞，說沈海嵐跟很多人亂來，我聽了其實覺得不可能，就不想摻和。」

「問題是原如看過？」毛紫如好奇的盯著眼前的李原如，「對厚，妳有陣子跟吳米月她們不錯。」

「是不是，也沒很好啦，就同一個社團。」李原如急忙撇清，「反正大家都在傳，我拿到的也是有打馬的照片，只是她們說得煞有其事，後來……也因為這件事霸凌沈海嵐。」

記得班上那時動不動就有人喊婊子或是援交妹，若是其他人外找沈海嵐時，唐芷娜總會故意喊「接客了」之類的話語。

沈海嵐後來也越來越常請假，不再像以前只要有美食就會很開心……但國三時大家都自顧自的，不想涉入的人也只會越離越遠，裝做看不見。

閻蘿認真回想，她對學校的記憶點實在太少，不過她倒記得一件事。

「我記得她蹣跚過家，她爸還到學校來吵過。」她回憶著到班上來大吵大鬧的沈爸爸，頸子上有個價值不菲的木雕。

「對對對，她失蹤一星期，後來在網友家找到。」李原如頻頻點頭，「但雙方都未成年，所以後來也就不了了之。」

嗯嗯，閻蘿認真吃著麵，換句話說當年這些事鬧得不小，才讓沈海嵐如此痛苦，更在幾年後的同學會上華麗現身，摺下驚人之語。

出來混總是要還的。

或許是句氣話，或許是一種示威，但是閻蘿看得見大家無法看到的細微關鍵——沈海嵐臨走前的「形體」完整得驚人，她身上燃燒著熊熊烈火，她的怒氣、恨意是真實的，而且還非常非常值錢。

怒火能值錢的定義，就是如果沈海嵐典當掉這份怒火，某位客人買下後，可以利用這份怒火製造出某種程度的傷害。

這可是很高的程度，但是一個人能忿怒至此，讓她覺得可能不單單是拿照片惡作劇這麼簡單。

「只有打馬的疑似裸照嗎？這壓力的確也很大啦，但是……」閻蘿欲言又止，因為她感受到後面逼近的腳步聲。

「在說什麼？」錢秀順人沒到，布鞋的足音依然明顯，「少在那邊胡說八道。」飛飛不悅的白了她一眼，「隔這麼多桌妳還特地過來，看來當年果然有事啊！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錢秀順眼神閃爍，「李原如妳最好閉嘴！」

「凶什麼啊？擺明做賊心虛吧？」江之卉也站了起來，「沈海嵐會這麼生氣一定事出有因，你們當年到底對她做了什麼？」

「誰做了什麼？什麼都沒有！」唐芷娜拔尖了聲音，「沈海嵐從以前就怪怪的，長大後個性偏執也是有的！」

「我們以前對她好像真的不太好啦，」男孩區發出了聲音，「不過真的太久了，實際上做了哪些事根本不記得。」

「就說她有很多男友啊，身材那時是沒很好，但就是辣！」吳鉦挑了挑眉，「我記得照片裡都快脫光了，正在激戰中不是嗎？」

真有裸照？閻蘿嚇了一跳，並不是用打馬賽克混淆視聽？

少爺喔了聲，桌下的腳卻踢向吳鉦，不是說好不提這件事的嗎？

唐芷娜果然臉色難看的瞪過來，喉頭緊窒，「誰會記得那些事？沈海嵐也只是來示威而已，大家不要被她影響了。」

「對啊，難得見面的同學會耶！」錢秀順滿腹不爽，「全被她一人搞砸了，怎麼這麼會啊。」

「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提她了。」吳米月趕緊起身，「對不起，音樂換 High 一點的好嗎？」

剛剛氣氛低迷時，錢秀順請服務生把音樂調小聲一點，餐廳索性換了很優雅的輕音樂，卻只是更顯窒悶而已。

「對對對，大家快點吃，等等我們要分別自我介紹，讓大家知道你現在在幹麼喔。」唐芷娜強顏歡笑的說著，始終是那副女王姿態。

閻蘿端起水杯，喝了好幾口，手錶傳來了滴滴滴的聲響。

「啊，時間到了。」

她摸索著手錶，按掉了鬧鐘，一桌的人面面相覷。

「妳要走了嗎？」江之卉有些錯愕。

「嗯，時間差不多了。」閻蘿將擱在腿上的餐巾拿起來擦了嘴，「我要離開了。」

「咦？這麼快？」吳米月很意外，才一小時耶，「還是妳先自我介紹？」

「我就這樣啊，大家剛都看見了，還在習慣盲人生活中。」她起身，輕輕甩開了她的伸縮盲人杖。

「怎麼這麼趕，都還沒聊到耶……」少爺嚷著，「甜點也還沒上。」

「我本來就設定一小時而已，也不知道能跟你們聊什麼，我們國中畢業後不是完全沒聯絡嗎？又沒什麼感情。」閻蘿完全正常發揮，「我覺得你們與其在這邊強裝歡樂，不如好好想想當年對沈海嵐做了什麼，她今天來這邊可不是隨便放話的喔！」

一屋子突然又靜了下來，好些人一股氣梗在胸口，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很想反駁她，卻又找不到強大的點來辯解。

能說什麼？說她無情？太淡薄？問題是真的沒有人跟她有聯繫啊。

現在裝熟絡也太假，想要聊天無非也是些場面話，或是好奇她到底怎麼瞎的而已。

至於她又提起沈海嵐，這反而令人更加不快。

輕呼一口氣，初一下咖啡杯，扶了扶眼鏡，其實閻蘿有進步了，至少願意出來參加同學會，但講出來的話還是……唉。

時忤擦了嘴，他們這邊用餐流暢，畢竟沒有什麼不速之客，早就吃完了。看著閻蘿即將離開，護花使者當然跟上。

「妳還真的沒有變耶，說話總是這麼難聽。」吳米月垮下臉，「好像不把氣氛搞糟妳會很難受似的。」

「我剛說得很婉轉了，場面話我本來就不擅長。」閻蘿實在覺得無辜，「我今天參加同學會，就是來表誠心的，我在試著當一個和諧合群的人。」

時忤憋著笑，越說越糟也是閻蘿的特長之一。

「他們再問下去，遲早會心臟病發。」初一搖了搖頭，逕自起身，「我們自己去接她啦！」

「幹麼幹麼，」時忤連忙拉下他，「這很有趣啊！」

初一無奈的給了個白眼，時忤這個性，老把這種尷尬當有趣。

「還真委屈妳了，以後可以不必這樣勉強自己。」唐芷娜極其不悅的說著，「妳可以走了。」

「好，掰。」閻蘿絲毫不以為意，轉身就朝著大門走去，同學會已預繳費用，剛好可避開繳錢的尷尬。

初一跟時忤飛快的追上，他們的動作太明顯，不禁讓一票同學錯愕，這麼焦急的跟著閻蘿離開，怎麼像是保鑣之類的啊？

「欸，妳人緣果然很差耶，原來從以前就這麼不會說話喔，」時忤追上閻蘿，嘻皮笑臉的說著，「可惜妳看不見，不知道他們的臉色多難看，哈哈……」

初一深呼吸，瞪著大眼朝時忤頭上巴下去，這傢伙也沒有很會說話好嗎！

「我做不到。」閻蘿穩穩的往前走著，拐杖一左一右滑動。

「什麼？怎麼了嗎？我可以幫妳。」初一焦急的聽到疑似求救用詞。

「我本來以為可以在那邊待到結束的，但是我發現太困難了。」閻蘿嘆了口氣，

「就算隔了這麼多年，大家也沒什麼變，一樣分派、一樣在道人是非——時忤你剛追出去有看到什麼嗎？」

時忤登時一怔，隔著中間的閻蘿與初一四目相對，兩個人擠眉弄眼，為什麼閻蘿會知道他有追著沈海嵐出去？

時忤是運動健將，那時見沈海嵐負氣離開，立即就追出去瞧瞧，當下背景音樂很大，閻蘿竟也知道？

「串通什麼啦，看初一沒用，我當下就看見了。」閻蘿蹙起眉催促，「快點啦！」

「嗯……」時忤抵起唇，猶豫了好長的音。「所以和好了嗎？」

初一一怔，旋即朝同學起大拇指，讚！這招厲害，交換條件來著。

要不然閻蘿氣他們好幾個月了，就算他們只要有空就跑去當舖找她、照顧她的起居……好，大部分她是不需要照顧的，但每次復健的陪伴總沒缺席，她不是不說話就是不給好臉色。

原因卡在他們效法「交換當舖」的其他員工——把自己當給了當舖，成為當舖的一分子，就為了照顧閻蘿。

這是贖罪也是報恩，因為她那雙眼是為他們瞎的，讓自己成為當舖資產，才能光

明正大的進出當舖，進而成為她的保鏢。

此舉卻讓閻蘿大為光火，跟他們冷戰了數月之久。

「不說拉倒。」她哼的一聲，竟然加快腳步。

啊咧，怎麼沒有用！初一失落的垂頭喪氣，剛認識時只知道閻蘿說話直接白目、只做自己，但沒想到她脾氣這麼拗。

怎麼辦？時忤也很費神，這丫頭很難搞定啊！

「好啦，閻蘿，妳知道生氣也沒有用，我們與當舖的合約已經簽定了啊！」初一趕忙追上，「我跟時忤都當給當舖了，妳是當舖的人，知道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了。」

「是啊，我們也沒那個錢去贖回自己。」時忤來到她右手邊，「我跟初一是認真的，只想多為妳做一點事。」

閻蘿停了下來，拐杖點在地上，漂亮的臉上絲毫沒有笑意。

廢話，她當然知道契約一簽就不可能回頭，不然她為什麼生氣？她更氣冰山哥哥，為什麼要告訴初一他們可以把自己典當掉的事！

「我就是受不了……你們那種自責。」她咬著牙，「所謂照顧我，不過是一種內疚與贖罪。」

初一悄悄深呼吸，他明白閻蘿介意的點，但是他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讓閻蘿釋懷。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？」時忤不以為忤的接話了，「因為我喜歡妳啊！」

閻蘿又是一顫，狀似瞄向他般的紅了臉，剛才牙尖嘴利現在卻說不出話，緊握著拐杖趕緊向前走去——到底為什麼這傢伙可以神經大條到動不動就把「我喜歡妳」掛在嘴上啦！

「唉唷，妳走這麼快幹麼？」時忤笑嘻嘻的輕易快步趕上，「盲人要有盲人的樣子。」

「我去你的，什麼叫做盲人的樣子，真的厲害的人可是健步如飛呢。」她一抿嘴，

「快點，你剛追沈海嵐出去有怎樣嗎？」

「喔，我本來想問她事情原委，或是為什麼生氣……」其實他們是想問，為什麼她要針對閻蘿，「不過她完全不理我，我一路追，她最後回頭撂話，警告我再跟下去，她就要尖叫……」

「個性聽起來挺激烈的，完全看不出是會被霸凌的人。」初一也接口，「時忤不太敢追，不過她反問了時忤他是誰。」

這合理，因為對沈海嵐來說，一個陌生人問她過去的事情也太唐突了。

「你說是我朋友嗎？」

時忤用力搖了搖頭，「我才沒那麼呆，她擺明不爽妳……不爽全班吧？我就假裝是對她有意思的路人。」

閻蘿讚許的笑了起來，「還算你聰明！」

「開玩笑，我人情世故見得多好嗎？」家境不好，自幼打工，見的人事物多了，時忤這方面的確比初一老練許多……有時候。

因為時忤個性急躁，即使閱歷多往往也贏不了衝動。

「所以當年究竟發生什麼事呢？」初一難掩好奇。

「應該跟散佈裸照有關，沈海嵐的怒火值很高，完全具典當價值的高度危險，我覺得有必要稍微查一下。」閻蘿勾起微笑，「既然當年能互傳裸照，那麼只好請家裡的駭客出場了。」

女孩隻手拉著拉環，再平穩的地鐵還是在煞車時造成搖晃，她不爽的扭著肩，很想閃躲旁邊的背包人，她就不懂，尖峰時間擠成這樣，這些背包人為什麼死都不拿下來，全是群自私自利的傢伙。

好不容易挨到了站，她也不客氣的用力推開旁人離開車廂，真心覺得尖峰時段的擁擠，就足夠耗掉人的所有耐性與精力。

腳步重重的踱在地面，幾乎所有人都聽得出這位同學的心緒，錢秀順心亂如麻，她滿腦子想的都是那個搖身一變的沈海嵐。

那個會是沈海嵐？她明明是個圓圓肉肉的傢伙，頭髮總是亂紮，戴著厚重眼鏡，一臉傻樣，每天就只知道吃，什麼時候懂得噙聲了？

這令人完全無法接受，不僅外型而已，她是變瘦變美了，化妝也能輕易改變一個人，重點是個性！

她怎麼敢來鬧？事隔多年，但她沒有忘記當年發生的事，她記得……當時大家都有沈海嵐的把柄，那些其實很不好的照片。

她忘記自己有沒有留了，但再怎樣沈海嵐都是最沒資格來吵的人。

難道她想要一個交代？國中的事是要計較什麼？那時就只是討厭她，開些惡質小玩笑，需要這麼認真嗎？

再說了，是沈海嵐自己行為先不檢點，他們也不算造謠生事吧。

「煩！」她厭煩的瞥向前頭的巷子，突然勾起嘴角，愉快地旋過腳跟，進入了就近的商店。

一分鐘後，她提著一袋東西步出，環顧四周，雖說外頭車水馬龍，但轉兩個彎就成靜寂僻巷了，尤其是她即將左轉的這條，這裡是許多商店的後門，巷子不寬，而且很多垃圾，最重要的是：沒有監視器。

仰頭望著電線桿上方純擺樣子的鏡頭，她知道那支壞很久了，所以這裡變成她最愛的祕密基地。

「來，來喔。」

錢秀順蹲在地上，打開了袋子裡的罐罐，輕聲呼喚著潛藏在巷子裡的貓咪們。

手機震動，她拿出來滑著，忍不住翻了個白眼，又是唐芷娜，國中畢業後她們的確偶爾聯繫，她的女王病隨著當上模特兒，只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，這次辦同學會也是她出主意，自己和吳米月跟梅姬忙得要死，風光卻全做給她。

你們誰還有當年的照片？我找不到了。

換手機後就不見了，那時沒有備份的概念啊！

我也沒有……那時是誰傳過來的啊？錢秀順打著字。



有夠久的，我要想想……沈海嵐實在讓我煩躁，我真的覺得她是來找碴的！

她的重點就只有那句話啦！

對啦對啦，出來混總是要還的，到底要還什麼鬼？

錢秀順撇著嘴，原來覺得厭煩的不只是她，但是仔細想想，沈海嵐就這樣走了，她當初也沒有加入班上的社群，也沒留下誰的電話，唯一有的應該只有主辦的電子郵件跟社群帳號而已吧？

「喵……」小貓小心翼翼的現身，錢秀順趕緊把手機收起，輕輕的把罐罐再往前推一點。

地上三五個打開的罐罐，浪浪們餓久了哪抵擋得住這種香氣，一隻貓上前開始大快朵頤後，另幾隻也跟著奔了出來。

錢秀順輕柔的摸摸就近貓兒的頭，貓咪享受般的眯起眼看向錢秀順，隨即又趕緊俯首吃著，牠們狼吞虎嚥，真的餓了許久。

再換一隻虎斑貓，錢秀順輕輕順著毛摸，貓兒發出舒服或是感謝的聲音，小貓轉過來瞅著她，紡錘狀的瞳仁眯成一條線，朝著她喵了一聲。

「乖。」她泛起笑容，「你最喜歡我了對不對？」

貓咪沒出聲，只是用臉頰磨蹭著她的手，享受著她的撫摸。

「你不知道，不可以隨便相信人嗎？」

錢秀順左手突然出刀，狠狠的就往最近的灰色貓兒身上割下去。

「喵嗚——」貓咪痛得跳起來，其他的貓受驚瞬間散開，被割傷的灰色貓兒又驚又懼，背上到肚子被割出一道血痕，鮮血如注。

錢秀順當然是使勁割的，不這樣怎麼能讓牠們痛呢！

「喵！喵！」虎斑貓沒能脫逃，因為錢秀順早揪著牠的後頸。

罐罐幾乎被吃光了，現場杯盤狼藉，左方有一道血痕一路朝黑暗處隱匿，而錢秀順手裡揪著在恐懼中掙扎的貓咪。

「連你也想對我張牙舞爪？憑什麼？」錢秀順將貓舉到與自己一般高，左手拿著美工刀一格一格的把刀片推出來，「等我把你的爪子一根一根切掉——看你還敢凶我嗎！」

錢秀順並沒有即刻動手，而是熟練的先把貓咪的嘴給束縛住，接著抓住牠的肉墊，把指甲給擠出來，然後以美工刀連同肉球，殘忍的挑出了牠的指甲。

「喵——」貓咪的慘叫聲困在那束罩裡，全身激烈的扭動卻不敵錢秀順的氣力，但牠的痛苦在錢秀順眼裡，卻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樂音。

「我跟你說真的，要裝樂天的好好小姐是很累的，我不想講我多討厭對誰都笑，我原本以為上大學後會好一點，結果，哼。」錢秀順細細的、慢慢的割開第二根指甲下方的肉球，再開始用刀尖挑著貓咪的指甲，「世上的唐芷娜有夠多，不想起爭執我就只能當好好小姐，每天都要跟不喜歡的人當朋友已經夠痛苦了，現在一個國中同學會又扯出——」

口袋裡的手機連續震動，錢秀順煩躁的低吼，伴隨著暴力，粗魯的挑開小貓第三根指甲。

吵死了，什麼事這麼急？「別又是唐芷娜——」

貓咪的束罩繫有皮繩，她輕鬆一勾，一手吊著貓咪、另一手滑開手機，提醒視窗只顯示有人傳了張圖片，奇怪的是，傳訊息的卻是個陌生人。

「藍鑰秘密結社？」

誰啊？錢秀順狐疑的思考，她的手機的確是可以加好友，但基本要知道她的手機號碼……滑開訊息，她嚇得差點沒丟掉自己的手機！

「誰？」她整个人跳了起來，可憐的貓咪嘴上仍套著束罩，僅憑一根繩子被她勾在手腕，痛苦的在半空中搖晃。

訊息裡傳送的照片，居然是她剛掐著小貓的瞬間！

順著拍攝的角度看過去，這條是死巷，角落裡就只有兩台垃圾子母車，還能有什麼，而且就算真的有人拍照，又是怎麼知道她的帳號的？

「誰在那兒？」她緊張的握拳喊道，訊息卻接二連三的傳來。

錢秀順嚇得不輕，舉起右手時又嫌貓重，左手索性先掛著貓，然後察看著連續發來的照片，天哪……

她不可思議看著手機裡的照片，除了剛剛掐貓的之外，還有前天她折斷某隻小貓小腿的情景、踢貓、踹貓，所有的照片都清清楚楚！

最後，對方只傳了一句話：如果我把照片傳出去，妳覺得會怎麼樣呢？

「住手住手！」錢秀順激動的握著手機大喊，手腕上的貓咪還在掙扎，煩得她鬆開了束罩。

「喵嗚！」鮮血淋漓的小貓掉落在地上，被挑走指甲的腳著地時傳來無盡疼痛，但逃生是貓生第一要務，再痛苦再歪斜牠也飛快地衝入了黑暗當中。

錢秀順沒在意牠，只顧著回傳訊息：你是誰？為什麼要偷拍我？

對方沒有回答她的問題，只是又傳了一張後製過的照片，那是她踹貓的畫面，上面貼上了她所有的私人訊息——哪間學校、名字、甚至是社群帳號！

「不——住手！」錢秀順激動的大喊，這種事怎可以流出去！

她抬首朝著十一點鐘方向看去，那個子母車的角落，第一張照片是從那個位子拍的，那個人應該就在這裡，她氣忿的往角落走去，她要知道到底是誰躲在那邊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！

「喵……」還沒走近，貓叫聲又傳來，錢秀順正要前往的角落走出了一隻貓。

不，是兩隻、三隻、四隻、五隻……有的貓跳上了子母車，有的貓從另一端來，幾乎在幾秒內，自四面八方出現了十幾隻或幾十隻貓，詭異的全部朝她而來。

錢秀順被這怪異的景象嚇到了，她不安的看著那群貓，每隻都弓著背，直豎起尾巴，狀似盛怒與攻擊的姿態，而且……她仔細看著，這些貓全身上下都傷痕累累？為首的那一隻，身體甚至早已腐爛……等等，她記得那一隻！

她第一次殺貓，原本只是好玩想敲牠的頭，卻失手砸掉了那隻貓的半邊腦袋！

為首的貓頂著殘存的右半邊臉頰，左半邊早已爛得慘不忍睹，卻依舊踏著優雅貓步朝她逼近，一時間所有的貓也都同時朝她靠近。

「搞什麼……這是什麼惡作劇！」她揮舞著手上的美工刀，「滾開，滾喔！」

「喵——」貓兒們毫不退卻，甚至比她更凶的張嘴嚎叫，淒厲吼聲此起彼落！這也太噁心了吧！錢秀順留意到自己雙腳開始顫抖，她怎麼可能會被這些野貓……對，一兩隻不可怕，但如果是一群，還是她曾經殺過的貓呢？錢秀順慌張的想衝出巷子，但貓兒呈圓形包圍住她，阻斷了她的出路，連她都可以感受到那些貓眼神裡的忿怒——牠們記得她，記得她在牠們身上割過的每道傷口、踢斷的每根骨頭！

「開什麼玩笑！」她轉身往後面的店家去，恰是一間咖啡廳的員工出入口。說笑聲傳來，兩名員工正出來準備抽根煙。

「對不起！我急著想上洗手間！」錢秀順收起刀子，二話不說奔上前。

「咦？小姐……」在員工措手不及間，錢秀順就這麼衝了進去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廚房裡一陣慌亂與錯愕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

「洗手間！我肚子痛！對不起——」錢秀順說謊說得自然，這本來就是她每天在做的事。

店長皺著眉，往前一指，「出去後右邊就是了。」

「謝謝！」錢秀順邊嚷著，邊衝出了廚房。

那些貓已經死了！她該認得的，半邊腦袋那隻是她親手解決的，還隨手扔進了水溝裡，那是她失手殺死的第一隻貓，不可能忘記，因為那也正是讓她第一次感受到放鬆，尋得的紓壓方式啊！

衝進女廁裡，小咖啡廳僅有兩間廁所，此時恰好都有人。

錢秀順緊張的回頭張望，貓不可能追進來的對吧？

叮，訊息再傳來，錢秀順嚇得差點沒叫出聲，顫抖的手滑開手機：我現在就要傳到網路上、發給妳所有的朋友，讓全世界都知道妳是個虐貓的變態。

「不！住手住手！」錢秀順都快哭了。

這是她的祕密，連家人都不知道，這是不為人知的黑暗面，絕對不能外傳！緊接著對方又發了一張照片，連打開都不必，她看見的竟是她自己……此時、在這間洗手間裡、正看著手機的慌亂模樣——這是怎麼拍的？

她驚恐的順著角度一抬首，她前方只有洗手間的鏡子啊——鏡子裡映著快哭出來的她，還有……站在她旁邊，一個面目全非，半邊頭顱凹下的人。

但她身邊明明沒有人啊！

「哇呀——」她失聲尖叫，扭頭就往廁所外衝。

可是使勁用力拉，門卻紋風不動。

「不不不！」她瘋狂的敲著門，再回頭，鏡子裡那個人從凹裂的頭顱裂縫開始噴湧出鮮血，手裡竟拿著與她相同型號的手機，朝著她喀嚓。「呀——」

她衝向最近的廁間，瘋狂的拍門，「開門！妳好了沒，開門！」

抓狂的想拉開門，卻赫然發現這間洗手間的門上居然有鑰匙。

雪白的鑰匙就插在鑰匙孔上，錢秀順沒時間考慮其他，因為她的手機又傳來訊息聲了，該不會就是剛剛被拍下的那一臉驚恐樣吧？

喀嚓，鑰匙順利扭轉，她一骨碌拉開，立刻衝了進去。

「啊啊啊啊啊……」她崩潰的長叫，將門鎖好，全身抖得連站都站不穩，腦子完全無法思考究竟是怎麼回事。

「喵。」

貓叫聲陡然從她背後傳來。

錢秀順驀地直起背脊，戰戰兢兢的回頭，才發現自己並不是在廁所裡，這裡沒有馬桶或是任何便器設備，而是一間比廁所更為狹窄的空間，四周封閉，除了這扇門外，沒有其他出口及縫隙。

而且，裡面滿滿的都是那些皮開肉綻、腐爛見骨、肢體殘缺的貓，眼神凌厲充滿凶氣。

錢秀順腦袋一片空白，看著腳邊那隻連腹部都見骨了，這怎麼可能是活著的！

「喵——」那隻貓猛然一聲嘶吼，立即朝錢秀順的小腿刨去。

「呀啊——」她痛得向後閃躲，背撞上門後縮起腳，小腿登時出現一條血痕，那貓爪銳利得驚人，居然像刀般割開了她的皮膚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又一隻貓踩著另一隻蹬跳而上，朝著她的臉就要伸爪抓下，錢秀順及時用手臂去擋，得到的卻是手臂上的血淋淋抓痕。

「啊啊……好痛！」她看著綻開的傷口，這些貓的爪子都是金剛狼嗎？為什麼這麼利？

她立即貼著門轉過身，拉開門門，想要推門逃出，但是門門雖然開了，門板卻動也不動！

咦？咦？她使勁推著門，或推或敲，但門卻像鎖死似的……鎖？她低首看著那莫名其妙的鑰匙孔，想起剛剛插在外面的那把鑰匙。

「不會吧，這也要鑰匙？」她不可思議的看著鑰匙孔，還未反應，背後又是一道抓傷。「呃啊！」

倉皇轉過身，幾十隻貓弓起背，爭先恐後的一躍而起，瘋狂的朝著她撲來，肉墊上的爪子不客氣的往她身上刨出一道又一道的傷口。

「哇啊啊……走開……救命！救命呀！」錢秀順槌打著門，轉眼間被貓包圍，跪倒在地，「呀——啊——」

鮮血從門縫裡汨汨流出，唯有門板不停地顫動，已經不知道是錢秀順在掙扎，還是貓兒在瘋狂攻擊。

此時，一隻蒼白帶血的手輕輕抽出門上的雪白鑰匙。

「誰讓你當年開了門呢。」

沒過多久，驚天動地的尖叫聲劃破了原本愉快的晚餐時段，咖啡廳裡的客人去上洗手間，打開門時，卻從裡頭倒出了個體無完膚的女孩。

該是平靜的夜晚，瞬間風起雲湧……